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四

明 李清 撰

北史五十八

杞簡公連　莒莊公浴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長兄德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后生顥性至孝居德后喪哀毀過禮帝與衛可瓌闕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諡曰惠三子什肥導護護別見

什肥自傷早孤事毋以孝聞文帝入闕不能離毋闕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冑先陷於齊保定

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及胄歸會改封譚國公
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胄別見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
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悅敗
北走出故塞導追斬之帝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
周書曰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齊神武渡
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
于沙苑大破齊神武軍

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趙闕崔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擒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行華州刺史治兵訓卒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齊文宣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臨事敬慎文帝每出征導恒居

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重之卒於上邽魏文帝遣侍中漁陽王繩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導上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廣字乾歸闕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

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廣性明察善撫綏民庶畏悦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悦之廣以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幽國公詔廣襲初廣母李氏以廣久病憂而成疾遂殁廣居喪加篤乃以毁卒世稱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

申其宿志庶存儉約

周書載李充信表曰廣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

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

簡素非秦政而褒吳禮識石槨而美厚薪令卜兆有

期恐此志莫伸乞勅有司伸其夙志

詔曰昔河閒才藻追敍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

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

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

秦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殁謚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為隋文所害

周書曰衆少不慧語默不常人不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為介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孰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帝遇定州軍於唐河俱戰殁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

國公謚曰簡子光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配之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

周書曰晉公護誅後亮不自安惟縱酒而已高祖手勅讓之

從東伐仍從平鄴還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孝

寛追斬之

愚按亮以子温婦尉遲氏為宣帝所淫故懼而有謀見尉遲后傳周書乃載亮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鄖公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會亮國官茹寛知謀馳告孝寛孝寛設備亮不克遁孝寛追斬之觀此非無名未可坐之為反也

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位上柱國大司

徒大定末靜帝禪位於隋命椿奉策開皇初

北史作大定中誤今增入奉册一事便知為開皇

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愚按周書所載椿五子為西陽公道宗本仁隣武子

禮獻等因嘆隋文族宇文氏通鑑止言周太祖以下

皆死觀此則及太祖以上并兄弟之子皆盡惡浮髙

洋矣洋于魏疎宗元文遥景安等猶不誅也他日身

及五子不以壽終有以夫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游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德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克獲常冠請軍爾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鹵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

齊神武害字文子姓于再于三它日周武夷髙氏族其以此夫

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宣帝初被誅國除虞國公仲德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鹵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

始附屬籍武帝以與帝戚近屬尊禮甚厚位開府儀同
三司宗師襄虞國公卒武帝親臨慟詔大司空申國公
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
三司隋初靜帝遇害洛嗣介國公為隋室賔云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詔周後介公與隋為
二王後　唐宰相世系圖載洛傳裕裕傳延延傳離
或離或傳廷立並封介公與隋鄭公世為二王後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族子父永仕魏顯達測性沈密

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尋從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民和州接東魏數相抄竊或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賓館引與相見如容禮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方之羊叔子或告

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我骨肉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突厥即來寇掠先常預遣居民入城堡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

周書曰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

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

文帝親臨哀慟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日曾
被竊盜所失物即妻陽平公主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
俱獲測恐此盜坐死竪不承遂遇赦免此盜旣感恩請
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亦從測入關並
無異志子該嗣測弟深字奴干性鯁直有器局年數歲
便壘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勢父永
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
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

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文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歡方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擄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

克之文帝大悦謂深曰君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之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惟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擒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武成元年累遷豳州刺史改封安化縣令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

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以此稱之卒於位謚成康子孝伯別見

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祖金殿魏兖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在藩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内都督以恩舊遇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

不自安問顒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若莫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朕王陵也還朱衣直閤閣内大都督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漆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未之見俄水傍有一小鳥顒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

庾信墓誌銘曰太祖親迎孝武於漆水素知公名未

之識曰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
手即著太祖喜曰我知卿名矣即用為帳内都督
愚按此段視北史為佳今存之
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
長志畧英贍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
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
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宫伯中大夫

周書曰高祖將誅宇文護仲舉得預謀
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
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
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
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
陽反詔神舉討擒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其中
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釋而禮之即令草
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

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授并州總管
時武帝處以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
短神舉頗預焉宣帝卽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
安初定范陽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使
人齎酖酒賜之卒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
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
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
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烈先輩舊齒至

令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字神慶少而聰敏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絶而復蘇帝勞之曰卿餘勇可賈復從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卒遇賊被窘

憲挺身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擒高湝功並居最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與慶有舊及為丞相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開皇中以上柱國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語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

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
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
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
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
艱阻王謙素無籌畧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
愚按迴謙消難皆忠周圖隋相率舉兵者安能料三
人如射覆恐皆飾辭
未幾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

顧具錄前言表奏之
隋書載表畧曰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
徵實天子之言無戲
帝省表大悅下詔曰
冊府元龜曰令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
錄
朕言偶驗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自是每加優
禮卒於家

冊府元龜曰時有郭榮仕周為司水大夫與文帝極歡嘗夜坐月下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曆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帝總百揆拊榮背咲曰吾言驗矣即拜相府叅軍後至左光祿大夫

子静禮尚隋文女廣平公主先慶卒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字文化及亂遇害協弟皛字婆羅門大業中養宮内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

資治通鑑曰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
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
謂之女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與晶皆有寵于帝
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瑛與鉅晶
及文帝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
寵姬為一席畧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
酒酣殽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美者往往進御
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號宇文三郎與

宮人淫亂至妃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弑逆之際為亂兵所害

隋書曰化及將為逆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會日暝宮門閉乃退俄難作晶與五千人赴之見害　此亦周宗也人知弑煬帝者化及不知蠱煬帝者又晶噫誰謂宇文家無人

論曰自古受命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

助茂親則有魯衛梁楚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百代之後若幽孝公勲烈加以善政蔡文公純孝飾以儉約巍巍焉足以轥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内冑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志圖非常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其斯之謂歟孚文測兄弟驅馳經綸之日神舉盡言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古人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剌王直達步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冀康公通滕王逌招別見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前疑隋開皇初為文帝所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
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
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
周書曰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詔直督陸通元定等
赴援與陳將吳明徹戰于沌口直軍不利定遂沒於
江免坐免官
慍于免黜又請帝除護冀得其位帝宿有誅護意遂與
直謀之及護誅

直手斬護見護傳

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平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以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為王初帝以直第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

在京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為庶人因請宫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周書曰誅其子賀貢塞響賈秘津乾理乾瑔乾悰十一人　愚按直之十子可不誅姬周蔡叔子仲非歟宣帝效於後則殺有功之齊王憲并其子隋文又效於後其殺懷忠之畢王賢趙王招等及其子嗚呼武帝其俑

齊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神采嶷然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賜之魏恭帝元年封安成郡公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後文帝以形勝之地不欲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能此行

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民非爾所及若以年授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尊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忙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參預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寺五城絕其糧道齊與斛律光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光遁是歲光入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凡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

冊府元龜曰仍掘移汾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

志不及遠遂弛邊備
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
斛律光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為
齊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
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援
齊平原王段韶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
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
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

冊府元龜載帝言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故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

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制乎且近來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隷屬即禮若君臣此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凡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出歸白憲憲指心撫凡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為

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自刊為要畧五篇至是表陳之

庾信神道碑曰王少有壯志頗校兵書莫不吟誦在心撰成于手

帝覽而稱善其秋帝于雲陽寢疾衛王直舉兵反京師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

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誅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太后崩直又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子但須自勗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

將出憲表上金寶等十六件以資軍資

周書載憲表曰昔邊隅未靖卜式願工家財江海不

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

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

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

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

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

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

齊主聞晉州見圍自来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經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塵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為帳

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叚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叚暢公復為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非凡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府宇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瑰等齊衆乃退憲渡汾追及帝于玉壁帝又命憲援晉州齊後主攻圍晉州帝復東轅次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

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

周書載內史柳虯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遺寇事同摧枯雖衆如我何

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砦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追獲

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為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克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

三國典畧載手書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所憂

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來覘候騎執白憲

寔乃集齊舊將偏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若汝等今即放還令充吾使乃與滔書

周書載寔書畧曰昔魏曆云季我太祖撫運乘時皇上嗣膺下武甯駭唐郊則野無橫陳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列邑名藩莫不屈膝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去此弗圖苟徇亡轍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侯騎所獲軍中情實具諸

事戰非工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渚得書沉于井

憲至信都渚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渚所署領軍尉相顧僞出畧陣遂降渚殺其妻子明日擒渚及孝珩等

周書曰憲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

先是稽胡劉没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藩乃辭以
疾尋帝崩
庾信神道碑曰武帝特垂愛友時進奇策尤加禮敬
常謂左右曰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王之謂
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諸王在內
持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
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告憲
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

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
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
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
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
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
寧復圖存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
時年四十
庾信神道碑曰春秋三十有四宜從廟碑史載武帝

以三十六於是年薨憲不應以弟過之

加以惡謚曰煬

周書姚最傳曰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

爵最以憲恩顧過隆錄憲功績為傳送工史局獨不

䟽請改憲謚何也此又最一恨

帝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

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誅

憲無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時人知其冤酷咸

云伴憲死

新唐書李綱傳曰綱為齊王憲叅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屍故吏奔匿綱撫柩號慟瘞訖乃去又憲有女嫠居綱厚卹之及綱卒女披髮慟如喪其親

憲所生達步干氏柔然女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叅

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
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文
帝初為丞相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
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建德二年
拜齊國世子後出為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有留心
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
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

白獸封為商人所焚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焚烽何因私放烽帥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贈以憲勲封河間郡王賓中垻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淍並與憲俱被害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鄴拜大冢宰

周書曰儉與齊王憲討稽胡有胡帥自號天柱據守

河東儉攻破之斬級三千

贄子乾惲嗣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陳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

皇后歷秦陜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為從平齊

周書曰純為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

進上柱國歷并州總管擁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

南郡邑萬户為陳國純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

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紇子為世子譔及弟卮公讓讓弟議等皆遇害

又加以惡謚曰惑

越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齊

周書曰四年大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入東討盛率所領扳齊高顯等數城并州平進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

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户為越國盛出
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盛子忱悰恢慣忻等五人皆遇害

又加以惡謚曰野
代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
德初年柱國出為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之所
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勳庸不可加戮若
曲法貸之又非奉工之体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

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為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為王從平齊齊淑妃馮小憐尤為齊後主所幸見獲後主賜死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小憐賜之宣帝即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户為代國達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及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達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㷅
㷅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㷅國公費子絢嗣建德
三年進為王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滕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
周書曰六年拜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破其巨
帥穆友等斬級八千

宣政元年進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戸為滕國逌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皆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逌子懐德公祐祐弟篔國公裕裕弟禮禧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聞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史料曰周氏諸王不乏賢者代王不邇聲色滕趙俱能文章纍纍惡謚皆楊堅志也出于隋志登之周書

史官不加一辭載事之筆烏用彼為諸王之謚惟衛直可無議餘皆宜曰某王為隋文所害加以惡謚曰某今依而改之　愚按隋經籍志載滕簡王集十二卷不知改閘為簡者誰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繕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酆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賢別見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開皇初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貞子濟陰郡公德文遇害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荊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德為王大象

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贇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俱無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贇子淮陽公道德與弟道知道義等贄子忠誠公靖智與弟靖仁等皆遇害　愚按隋文帝本紀載帝初即位周室諸王皆降為公而宇文忻傳亦載隋文踐祚誅宇文氏是葢而後誅非先誅也諸傳皆言周大定中非是今改開皇初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衎及術並大象二年封後為隋文帝所害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于至當也嘗試論之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于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

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
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長筞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
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
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
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
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
非一姓也晋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
賢於羣臣哉葢位重者易立功權輕者難盡節故也由

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内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史弘政術懲專朝為患忘維城遠圖外崇寵任内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帝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旅以齊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

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
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之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
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
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位侔匹夫
是以權臣秉其機謀士因其隙遷迤鼎速於俯拾殲王
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
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
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位

足以扶危權不能為亂事業既定佹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賔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賢矣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五